

馬列主義叢書

列寧著

一九二三年論文集



外國文籍出版局出版

！來起合聯，者產無界世全

著 寧 列

集文論年三二九一

版出局版/取籍書文/國/外

科斯學/年一五九一

明聲局版出

本版列寧著一九二三年論文集一
書，係按聯共（布）中央附設馬恩
列學院所編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三十
三卷俄文原版（蘇聯國立政治書籍
出版局一九五〇年莫斯科版）譯出

譚浩昌陳

內 容

日記摘錄	五——一〇
論合作制	一一——一九
(一)	一一
(二)	一六
論我國革命（評蘇漢諾夫底札記）	二〇——二四
(一)	二〇
(二)	二三
怎樣改組工農檢查院（向黨第十二次代表大會的提案）	二五——三〇
寧肯少些，但要好些	三一——四七
簡要註釋	四八

！來起合聯，者產無界世全

著 寧 列

集文論年三二九一

版出局版/政籍書文觀外

科斯變〇年一五九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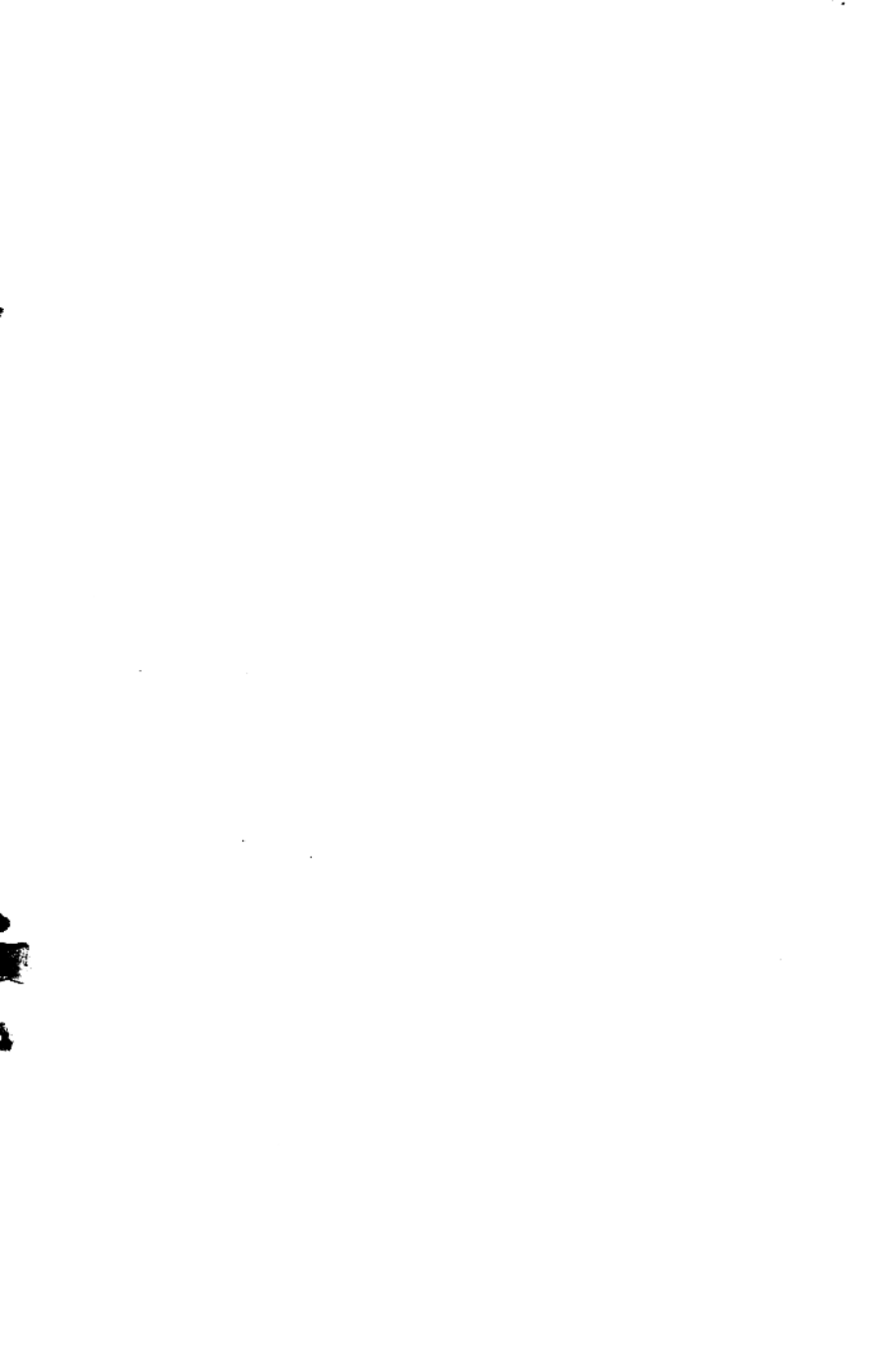
出 版 局 聲 明

本版列寧著一九二三年論文集一
書，係按聯共（布）中央附設馬恩
列學院所編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三十
三卷俄文原版（蘇聯國立政治書籍
出版局一九五〇年莫斯科版）譯出

陳 昌 浩 譯

內 容

日記摘錄	五—一〇
論合作制	一一—一九
(一)	一一
(二)	一六
論我國革命(評蘇漢諾夫底札記)	二〇—二四
(一)	二〇
(二)	二三
怎樣改組工農檢查院(向黨第十二次代表大會的提案)	二五—三〇
寧肯少些，但要好些	三一—四七
簡要註釋	四八



日記摘錄

根據一九二〇年統計編製而在最近出版的俄國居民識字調查材料（俄國識字情形一覽，中央統計局國民教育統計科印行，一九二二年，莫斯科），表明出一種很重要的情形。

我來把這個調查材料中關於一八九七和一九二〇年的俄國識字人數統計表引錄如下：

	每 一 千 男 子 中		每 一 千 婦 女 中		每 一 千 人 口 中	
	識 字 人 數		識 字 人 數		識 字 人 數	
	一八九七年	一九二〇年	一八九七年	一九二〇年	一八九七年	一九二〇年
(一) 歐俄部份	三二六	四二二	一三六	二五五	二二九	三三〇
(二) 北高加索	二四一	三五七	五六	二一五	一五〇	二八一
(三) 西伯利亞(西部)	一七〇	三〇七	四六	一三四	一〇八	二一八
總計	三一八	四〇九	一三一	二四四	二二三	三一九

當我們信口談到無產階級文化以及無產階級文化與資產階級文化間的對比關係時，實際的數目字却向我們表明出，在我國，甚至就是資產階級文化也是很薄弱的。果然，我們距全民識字的程度，還落後得很遠，就拿沙皇時代（一八九七年）來比較，我們在這方面的進步，也還是過於緩慢。這點對於那些至今還在幻想試行「無產階級文化」的人，乃是一種嚴重的警告和責難。這表明爲要達到西歐一個普通文明國家的水準，今後我們還要怎樣埋頭苦幹。並且這表明出，爲要在我國無產階級已獲勝利品的基地上真正達到多少高度的文化水準，今後我們該要進行如何浩大的工作。

我們不應局限於這一不容爭辯，但過於理論化的原理。我們應該在最近審查我國頭三個月預算案的時候，把這一工作實際地担負起來。當然首先應當縮減的，並不是教育人民委員部的開支，而是其他主管機關的費用，以便把縮減出來的款額增加到教育人民委員部的經費中去。像今年這樣的年份，我國糧食相當有保證時，不應該吝嗇於增加教員們的麵包額。

現在，國民教育方面的工作，一般地講，並不能說是過於狹隘。爲了把舊的教育界推向前進，爲了吸收他們來担負新的任務，使他們對新教育法感到興趣，使他們注意到例如宗教這樣的問題，——關於這方面的工作，做的也很不少。

但我們所做的還不是最主要的事情。我們沒有關心到，或者極不充分地關心到把國民教師的地位提到應有的高度，不如此，則任何文化，無論是無產階級的文化，或甚至是資產階級的文化，都無從談起。問題就在於半亞洲式的不文明狀態，這種狀態我們至今還沒有掙

脫，若不嚴重努力，我們也就不能掙脫這種狀態，固然我們本來可以做到這點，因為任何一國的民衆，都沒有像我國民衆這樣愛好真正的文化；任何一國都沒有把這種文化問題，像我國提得這樣深刻，這樣徹底；因為任何地方，任何一國的國家政權都不是操在工人階級手中，而這個階級底大多數人都深知自己的缺點——我所說的，不是文化上的缺點，而是識字上的缺點；任何一國的工人階級，爲了改進自己這方面的狀況，都沒有像我國工人階級這樣決心承受並正在承受如此巨大的犧牲。

在爲了使我國全部國家預算去首先滿足初級國民教育需要這方面，我們還做的太少，少得無可比擬。甚至在我們教育人民委員部下，也往往有某個國家出版局人員過多的現象，而同時却絲毫也沒關心到，國家所應當首先注意的，並不是出版局，而是讀者，而是要有更大量能於閱讀的人，而是要使將來俄國出版局底政治規模更加宏大。我們至今總還是按照舊的（鄙陋的）習慣，把更多的時間與力量花費在如出版局這類的技術問題上，而不是花費在關於國民識字這一般的政治問題上。

如果就職工教育總局來說，那我們深信，此地也可以找出許多由於機關利益所膨脹起來而不適合於廣大國民教育需要的多餘無用的東西。在職工教育總局裏，遠遠非一切都能滿足首先提高我國青工教育並給以實際方針的合理願望。如果加意考察職工教育總局的員額，其中許多東西，從這點上說來都是龐大虛構，值得取締的。在無產階級與農民的國家中，爲了促進國民識字教育，還有很多很多經費可以節省，而且應當節省下來；辦法就是要

取締一切或則是半老爺式的玩具，或則是這樣一種機關，即在統計材料所說明的這種國民識字程度的情況下，沒有它，我們也能夠而且還是長久地能夠和應當過得下去的。

應當把我國國民教師的地位提昇到是資產階級社會的教師們所始終不能達到的高度上。這乃是無待證明的真理。我們爲了這點，就必須進行有系統的、一往直前與堅定不移的工作，既要提高教師的精神狀態，也要使他們擁有各方面的修養，以期真正符合他們的崇高稱呼，而最主要的是要提高他們的物質生活條件。

應當有系統地加緊組織國民教師的工作，要把他們這至今以前在一無例外的資本主義國家中都是資產階級制度底支柱，改造成爲蘇維埃制度底支柱，以便經過他們吸引農民，使農民脫離與資產階級聯盟，而來與無產階級結成聯盟。

簡括地說，爲要做到這點，特別重要的就是必須有系統地到鄉村中去巡視；不錯，這種巡視工作我們已在進行，而且今後還應當有計劃地加以發展。我們往往把錢白費在那些幾乎完全是老舊的國家機關上，而現在對這種巡視工作的辦法，我們却應該毫不吝惜金錢。

我收集了一些材料，準備在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上，作關於城市工人協助農村居民問題的報告，但這個報告沒有作成。其中有些材料是哈多洛夫斯基同志供給我的，既然我沒來得及研究好這個問題並經過蘇維埃代表大會發表出來，所以我現在就把這個問題提出，由同志們來詳加研究。

這是城市對鄉村關係的一個基本政治問題，這個問題對於我們整個革命，具有決定的意

義。資產階級國家一貫地用全力來愚昧城市工人，並爲了這一目的，把由國家及由沙皇政黨與資產階級政黨出資舉辦的全部刊物都動員起來，而我們則能夠並應當使用我們的政權，把城市工人真正培養成爲在農村無產階級隊伍中傳播共產主義思想的人。

當我一說出「共產主義」一語時，就急忙要附帶加以說明，怕的是會引起誤會，或使人過於機械了解。無論如何，決不能把這了解成爲彷彿我們應當立刻將純粹的狹義的共產主義思想帶進到農村中去。當我們鄉村中還沒具備有實行共產主義的物質基礎之前，如果這樣做去，可以說是有害的，也可以說是會使共產主義遭到覆滅的。

決不能這樣。應當從建立城市與鄉村間的交通來往開始，但絕對不能抱定在農村中實行共產主義的過早目的。這一目的，此刻是不能達到的。這一目的現在是不適時宜的。提出這個目的，對事業不惟無益，而且有害。

可是建立城市工人與農村勞作者間的交通來往，在他們中間規定出彼此易於建立的一種協助形式，——這就是我們的職責，也就是執政工人階級底基本任務之一。爲此必須由工廠工人建立種種團體（黨的，職工會的，私人的），這些團體的經常目的，就是要幫助鄉村來發展文化事業。

能否做到把所有的城市支部同所有的農村支部「配合」起來，使每一個「配上」有相當農村支部的工人支部，都能有系統地利用一切機會，來滿足自己這弟兄支部的某種文化需求呢？或者能找出其他的聯繫形式來呢？這裏，我祇限於提出這個問題，以便引起同志們的

注意，以便指明西西伯利亞底現有經驗（這一經驗是哈多洛夫斯基同志向我說過的），以便提出這一具有全世界歷史意義的巨大文化任務。

除了我國正式預算外，或除了國內正式聯繫外，我們對於農村幾乎什麼事情也沒有做。不錯，我國現時城市與農村的文化聯繫是自然不免地帶有另一種性質。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城市所給予農村的，乃是在政治、經濟、道德、生理等方面腐化農村的東西。而在我國，城市自然而然開始給農村以恰恰相反的東西。可是這一切都是自然地、自發地在進行着，但若在這工作中加上自覺性、計劃性與系統性，則這一切就能夠加強起來（以後並能夠百倍地擴大起來）。

祇有當我們着手研究這個問題，當我們建立起各種各樣的工人團體——極力避免它們的官僚主義化——以便提出這個問題，討論這個問題，然後具體實行這個問題的時候，我們才能開始前進（祇有那時，我們才能真正百倍迅速地開始前進）。

一九二三年一月二日。

刊載於一九二三年一月四日
真理報第二期。

署名：尼、列寧。

論合作制

(一)

我覺得，我們這裏對合作制注意得不夠。現在，即自十月革命以來，且不管新經濟政策怎樣（在這方面，反而應該說，正由於有新經濟政策的緣故），我國的合作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關於這層，未必所有的人都瞭解。在舊日合作制提倡者的理想中，曾有過許多幻想。他們的這種幻想常常令人可笑。爲什麼說這是他們的幻想呢？因爲他們不了解工人階級爲推翻剝削者統治而進行的政治鬥爭底重大基本意義。現在，我國已經推翻了剝削者底統治，現在，凡舊日合作制提倡者理想中許多曾經是幻想，甚至是奇談，甚至是庸俗不堪的東西，都日益變成爲最明顯的現實事物了。

在我國，既然由工人階級掌握國家政權，既然一切生產資料都屬於這個國家政權，實際上，我們這裏的任務，祇是要把居民合作化。在使居民儘量合作化的條件下，以前曾引起那些公正深信必須進行階級鬥爭，必須爭取政權等等的人士之合理嘲笑與藐視的社會主義，自然也就可以達到目的。可是並非所有一切同志都明瞭，把俄國居民合作化這點，現在對於我們說來該具有如何巨大無極的意義。我們在新經濟政策中，曾經向以商人資格出現的農民讓了步，即向私人貿易原則讓了步：合作制底巨大意義也正是從此產生出來（這與人們所想的

恰恰相反)。老實說，在新經濟政策下，將俄國居民充分廣泛充分深刻地合作化，這就是我們所需要的一切，因為我們現在找着了把私人利益、私人營業利益與由國家檢查監督這一利益二者結合起來的標準，即使私人利益服從全體利益的標準，而這點對於以前許多許多社會主義者說來，曾是不可解決的難題。的確，國家支配着一切大生產資料，無產階級執掌着國家政權，無產階級與千百萬小農及最小農結成聯盟，無產階級有對農民實行領導的保證等等，——難道這不是我們所需要的一切，難道這不是我們經過合作社，而且僅僅經過合作社，經過我們從前所鄙視爲買賣機關，並且現時在新經濟政策情形下，我們從某一方面也有理由這樣來鄙視的合作社，便把完備社會主義社會建設成功所必需的一切麼？這還不是說建成了社會主義社會，但這是爲建成社會主義社會所必需而且足夠的一切。

這種情況也就是我們許多實際工作人員所估計得不夠的。他們輕視我國的合作社，他們不瞭解：第一，從原則方面說來（生產資料所有權操在國家手中），第二，從採用對農民盡量簡單、容易和便於接受的辦法過渡到新制度方面說來，這種合作社該具有如何重大的意義。

須知這點又是主要的。幻想出種種的工人聯合形式來建設社會主義，是一回事，學會實際建設社會主義，而使一切小農都能參加此種建設，却是另一回事。這段階梯現在我們是已經達到了。無疑義的，我們雖達到了這段階梯，但却絕少加以利用。

我們轉到新經濟政策時做的有些過份，這並不是說我們過於重視自由工商業的原則，而

是我們完全忘記了合作制，是現在對合作制估計不足，是開始忘記合作制在上述這雙重意義上已有的巨大意義。

我現在想向讀者們說到，根據這「合作制」原則看來，此刻在實踐上可以而且應當做到的，究竟是什麼事情。爲了使一切都明瞭「合作制」原則底社會主義意義起見，此刻可以而且應當用來開始發展這一原則的，究竟是什麼手段？

在政策上要這樣對待合作社，使它不僅一般地和經常地獲得某種優待，並且要使這種優待成爲純粹資財上的優待（減低銀行息金等等）。要把國家資金貸予合作社，這種資金額應比我們借給私人企業的，甚至比借給重工業等等的還要多一些，雖則多得有限。

每個社會制度之產生，都必須要有一定階級底財政協助。不待說，「自由」資本主義之產生，是花費過許多萬萬盧布的。現時我們所應當特別協助的社會制度，就是合作社制度，對於這一點，我們現在應當真正認識並具體實行。可是，必須正確瞭解我們對於這種制度的協助，就是說，要瞭解到我們並不是協助隨便的一種合作社周轉，而是要協助有真正民衆切實參加的合作社周轉。獎賞參加合作社周轉的農民，——此種形式，無條件是對的，但同時應當檢查這種參加的情形，檢查這種參加的自覺性和質量，——這就是問題的關鍵所在。如果合作社手到達鄉村，在那裏開設起合作店鋪，這樣，嚴格說來，居民還完全沒有參加這一事業，但同時又因爲有利可圖，那他們也就會急於來試試參加這合作店鋪的。

這件事也還有另一方面。從一個「文明」（首先是識字的）歐洲人底觀點上說來，爲了